

【新知叢刊◎第1030號】

文化無所不在，而且與時推衍；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不僅儒家與道教共生共存，本土和外來更是錯雜蠅蟠。本書追慕民族文化的開放眼光及偉大魄力；在時代理性強光下，詳加辨析，除弊興利，力求異質文化的文質互補、剛柔並濟。

二十世紀 中國小說與文化

楊義

著

小說是一個反映民族文化最全面的文類，作者由小說觀照中國人面臨文化衝突與審美選擇的焦慮經歷，力圖達到文學與文化宏觀認知的歷史高峯。

【新知叢刊一〇三〇】

二十世紀中國小說與文化

楊義◎著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二十世紀中國小說與文化／楊義著 --初版
--臺北市：業強，1993[民 82]
面； 公分， --(新知叢刊；1030)
ISBN 957-683-097-4(平裝)

1. 中國小說-歷史與批評-現代(1900-)

827.88

81006758



業強 新知叢書1030

二十世紀中國小說與文化

著 者：楊義

出 版 者：業強出版社

發 行 人：陳春雄

編 輯：張碧珠、朱淑芬、焦慧蘭、徐欣嫻

地 址：台北市中華路 2 段 163 巷 6 號 2 F

電 話：(02)3043152 · 3025140

傳 真：(02)3043153

郵 撥：0743812—9

聯合發行中心

地 址：台北縣新店市民權路 130 巷 6 號 2F

電 話：(02)2183565(代表號)

傳 真：(02)2183619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打 字：華森電腦打字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永美印刷公司

定 價：新台幣 200 元

新聞局登記證版台業字第 3220 號

1993 年 1 月初版

ISBN 957-683-097-4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缺頁，請寄回更換)

序 言

來牛津幾個月，看到不同的草木，不同的人羣。當我穿著厚厚的西裝給研究生講中國二千年小說史的時候，北京家書已報告犬兒熱得渾身長痱子了。朋友相聚，嘴上常掛著「文化」、「文化圈」一類詞語，甚至在自炊自吃的共用廚房裡，不同國度的人們也在互相欣賞著、各自咀嚼著特色不同的烹飪文化了。雙腳一跨出國門，文化的反差，自家和他家文化的優劣長短，由此而引起的種種思慕和不適，都迎面撲了過來。情緒在波動著，面對目不暇給的新鮮感，可以在一週間連寫三篇記遊和記人的散文；反顧自身的沒有著落的孤獨，又可以在半個月內彷彿染了一切吉凶莫卜的大病。他鄉作客的酸甜苦辣，算是嘗遍了。這是我近年來最開眼界，也最為苦惱的時期，究其原因，是不能回避「文化」這個無處不在、又難測其底蘊的勞什子的。

前三數年，大陸的一些學者喜歡使用「文化模式」這個詞，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文化熱。熱而不作潛心的探究，頗有給人留下幾個空空洞洞的理論框架之嫌。框架自然也不是唾手可得的，我缺乏那種大眼光，倒欣賞一些從研究有素的具體領域出發，對文化意味真有所得的文章。文化既然無所不在，那麼它必然滲入衆多的社會層面，而且與時推衍。以中國偌大一個國

度，偌長的歷史延續，其文化之豐富多彩、複雜錯綜，自非一個模式、幾個模式所能囊括得了的。去年春天我到曲阜開了一個學術會議，其後回濟南講學途中遊了泰山。既在曲阜看到了禮樂治世、雍容爾雅的儒家文化，看到了孔林枝幹盤曲的古樹，遐想到孔子誕辰時奏韶樂、演古禮的儀式，復在泰山看到絡繹不絕的青年上山看日出，看到背著乾糧、露宿山頭的老翁老婦在恭候第二天的泰山娘娘碧霞元君的誕辰，看到髮蒼蒼的頭顱在神殿前低低地叩下去，黃澄澄的紙錠投進濃煙沖天的巨爐，繫著紅條帶的白胖胖的泰山娃娃從送子觀音座前抱出來。儒家的和道教的文化就這樣在相隔幾十里的土地上，或冷冷清清、或熱熱鬧鬧地共存著，這令人不能不為之心弦發顫。

同年秋天，我到廣東的汕頭開了一個海內外潮籍作家研討會，其後又回粵西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半島省親。途中看見以引進大型小轎車流水線馳名的惠州城正在崛起，公路加寬，異常顛簸，承包長途車的司機走私日本寬銀屏彩電，被警察截住，連乘客也當了一個多小時的人質。家鄉半島被譽為「南方的北戴河」，建起了一批現代化的旅舍，但在晚間洗腳穿屐之際，即為小學未讀完，如今因辦電飯煲廠成了百萬富翁的老同窗，來找我談論「薛家將」、「粉妝樓」——類古老的故事。諸如此類的本土和外來文化時或有生氣地、時或扭曲地雜錯在一起，又不能不使我發出深長的感慨了。

質言之，任何一種文化都是可以分析的。在時代理性強光下作出合理分析，方能避短揚長，與時俱進。夜郎自大而作繭自縛，或奴顏婢膝而自我作踐的態度，都是不足取的。我們需要

的是站直腰杆的、放開眼界的自我分析，而不需要排外的昏庸和媚外的懦怯。我在牛津的時候，外國朋友問我所治何學，我說：「我的專業領域為中國三千年之小說史和神話。」在他們露出驚訝神情之時，我似乎有些陶醉了。其實這是有點阿Q了，數千年傳統文明既給今人以豐厚的恩賜，又給今人以沈重的束縛，我們並不見得比人家闊。捫心自問，我們的文化中還有許多阿Q因子，有些地方甚至比阿Q還阿Q。起碼阿Q還沒有掌權，只是在夢中掠走趙府的金銀財富和兩張雕花的木牀。中國人重家族，掘墳拆竈是對仇敵極嚴重的侮辱，那麼掠走臥牀大概也是出乎類似的復仇心理，因而阿Q式造反也很難脫離傳統軌道。阿Q也沒有那種千絲萬縷的關係網，可以把法理消解於人情之中，製造著看似無事、甚爾溫情脈脈的悲劇。他儘管臨刑前也說出一句「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但他連香火都無人供奉，二十年後恐怕連骨灰都無處尋找了。

人不能無情，對吾土吾民吾邦文化總有幾分眷戀。老舍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執教之時，身在異邦，心染寂寞，每當思念他的北京，連埋頭外國書海也無法消釋這份情結，「（故鄉）這些圖畫常在心中來往，每每在讀（英國）小說的時候，使我忘了讀的是什麼，而呆呆的憶及過去。小說中是些圖畫，記憶中也是些圖畫，為什麼不可以把自己的圖畫用文字畫下來呢？」這麼一反問，就產生了《趙子曰》等一系列小說。不要小看「趙子曰」三字，它採用「百家姓」的首姓和《論語》第一章開頭兩個字，和魯迅給阿Q起名看中Q字胸後的一條辮子，其用意都在於暗示對「國民劣根性」的解剖。這種由眷戀而產生的焦慮，由愛之極致而引發的恨，是值得珍

視的，因為它追求的是民族文化的革新和健全發展，是民族生命更富有朝氣和美好前景的未來。

理所當然，對傳統文化的反省和革新，並不排除對其間優秀的和尚為可取的成分的寬容和發揚。我曾在中國大陸的多次學術會議上和報刊上，首倡「魯迅與孔子溝通說」。我認為孔子和魯迅，代表了中國古代和近代兩份最偉大的思想文化遺產。一個民族沒有偉人是可悲的，有偉人而不知崇敬就更其可悲。孔子是商周文化的集大成者，他身居魯國，又是宋人、即殷商人的後代，率徒遊歷，爾後潛心典籍。他論及夏、商、周三代文化，謂「一質一文，文質彬彬」。他所代表的以周公後人為君王的魯文化，乃是文質彬彬的文化，講究「仁」以待人，禮樂治世，以及尊尊親親的政治社會倫理秩序。魯迅是近世東西文化衝突和交融中產生的文化巨人，他生在浙江東部的會稽郡，對鄉邦文化感情彌深，自然也是受過古越文化的薰陶的。越文化有個發展過程，東晉「衣冠南渡」之後，那裡成了談玄的有名區域，而且以王羲之父子所代表的「書文化」也為舉世矚目。但在漢以前，那裡卻盛行「劍文化」，如《漢書·地理志》所云：「吳越之君皆好武，其民至今尤好劍。」古越國是奉夏禹為祖先的，至今還有禹陵高聳在那裡。夏文化屬性為「質」，作為洪水時代的治水英雄，大禹留給後世的形象是勞苦奔波，數過家門而不入，一心鑿山導水，為民造福。到了春秋末世的勾踐，這種文化就帶上濃重的報仇雪恥的氣質了。

然則，這兩種文質互異的文化能否溝通？在亂世很難，在治世則存在這種契機。我記起《吳越春秋》第十章裡的一個故事。越王勾踐滅吳稱霸以後，孔子帶著門徒去見越王。越王問他

：「夫子來此，有何見教呢？」孔子說：「我帶來先王禮樂，可以為你表演。」越王卻嘲笑道：「我們越國人是好武的，以舟為馬，以楫為兵器，你那一套是吃不開的。」孔子只好灰溜溜地帶著門徒離開了。這應該當作一個寓言來讀。手頭無書，如果不記錯的話，孔子死於魯哀公十六年，勾踐滅吳在魯哀公二十二年，誅大臣和稱霸還要晚一些。小說書讓孔子復活而見勾踐，相互說了一番針鋒相對的話，意味這兩種地域文化具有相當程度的異質性。二千餘年後的魯迅非孔，原因很多，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地域文化因緣。然而，當國家要在困境中突圍，要發憤圖強之時，我們忘不了魯迅那種犀利的鋒芒；當國家要精誠團結，加強民族凝聚力之時，我們又豈能冷落了儒學的精華？只要我們能站在時代理性上詳加辨析，除弊興利，孔子文化和魯迅文化也是能相互溝通，並做到文質互補、剛柔相濟，把它們中的優秀成分組合到現代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結構中去的。我們民族在文化建設上是應該養成開放的眼光和偉大的魄力的。

本書所追慕的就是這種開放眼光和偉大魄力，儘管它所做到的還非常有限。不過當我從小說文本去考察文化心理，或從文化的角度考察審美的歷史之時，我大抵上是採用一要辨析，二要兼容的工作原則的。我和二十世紀敏感的中國人一道，經歷著文化衝突與審美選擇的焦慮苦惱，期待著乘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大潮而活潑起來的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達到自己應有的新的歷史高峯。說到本書的成因，倒是被別人「將了一軍」「將」出來的。一九八六年秋，臺灣海峽此岸的福州舉辦全國性大學青年教師和研究生講習班，請北京的三、四位去支撐場面，我也是應邀者之一。原定我去講「中國現代小說史」的，當時我三卷本的同名著作已出了第一卷，第

二卷也基本完稿了。但聽講座者都是專門研究現代文學、或在大學開過這門課的，他們說：你的書我們可以買，就講講書背後的東西吧。我當時正在思考文化問題，就選了「二十世紀中國小說與文化」的專題。我跟他們約定，每天下午和晚上我寫講課提綱，上午給他們講兩個半小時，再討論半個小時，留出我臨走前的兩天和他們聊天。這樣一天一講，連講十五天，計得本書的十五章。除了與他們聊天之外，還上了一趟鼓山，去市場買了一次準備回北京的海貨，共在福州逗留二十天。幸而我讀過二千多種現代文學的書和許多當時的報刊材料，對這百年間的文學發展脈絡和作品比較熟悉，寫提綱時只需打通思路即可，不然的話，急得跳閩江也無補於事。這些聽講座者都是熱心人，不僅把我東拉西扯的講話錄了音，而且整理出來，大概他們中不少人也想回原單位開設類似的講座的。這就給我很大方便，嗣後用了十五天潤色修改，訂正幾條材料，就使這本書戲劇性地產生出來了。

本書出版時保留了我講課的談風口吻，在我已寫成的十幾本書中別具一格，我是非常喜歡的。記得審稿的老編輯對我說，他讀這部稿時著實被迷住了，下班後還不願離開案頭，這是多年少有的。承蒙臺灣和香港一些學者的好意，他們給我的來函中也表示了對此書的好感。大陸的主要報紙也載文稱它娓娓道來，舉重若輕，於中外古今文學的比較，以及現代作家流派的比較，均隨手拈來，不落痕跡。這些好評是我所不敢想的，我只想說，當你躺在牀上翻閱此書，不會感到像讀某些高頭講章那麼疲勞，我也就心滿意足了。大概是前年春天吧，一位編輯朋友告訴我，我送給他的這本書被一位知名的評論家拿走不還，希望我再送一本。豈料同年秋天，

我到杭州開中國現代文學理事會，又有一位副教授朋友對我說，他的這本書被一位作家來了個「劉備借荊州」，希望我無論如何給他找一本。這使我非常感動，覺得學術研究也是可以溝通人的心靈的，我的這本小書畢竟也有幾個知音。絮絮叨叨地寫了這些，已是破了寫序言的例了。其實，我也沒有端著寫序言的冠冕堂皇的架勢，信馬由缰地說了一些話，只希望此書臺灣版問世之時，又能發現幾個知音的讀者，以破我長年埋頭書海的寂寞。

一九九二年六月三十日於英國牛津大學

目 錄

◎

目 錄

序言	第一章	小說史研究與文化意識	1
	第二章	清末民初小說在文化上的選擇與迷失	25
	第三章	現代小說觀念變革的文化原因和文化深度	43
	第四章	魯迅小說的文化內涵	61
	第五章	「五四」小說流派的文化取向之比較	77
	第六章	女性小說的興起及其文化契機	97
	第七章	郁達夫小說的文化心理素質	115
	第八章	從文化視角看左翼文壇以及丁玲、張天翼	133
	第九章	茅盾、巴金、老舍的文化類型比較	155
	第十章	蕭軍、蕭紅文化素質之差異	183
	第十一章	廢名和沈從文的文化情致	197

第十二章	三十年代上海現代派的都市文化意識	217
第十三章	光復前臺灣小說的文化歸屬	235
第十四章	四十年代文學中心的散落及趙樹理、路翎、錢鍾書作品的文化品格	253
第十五章	當今小說文化心理的大調整	275
附錄一	京派小說的型態和命運	303
附錄二	論海派小說	321

第一章 小說史研究與文化意識

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發展的歷史，是一個複雜曲折、變動不息的龐大體系。本書試圖把本世紀小說發展的基本輪廓、基本線索粗加鉤勒，著重從文化角度審視它的運動過程。這數十年小說發展之所以豐富，之所以複雜，之所以變動不居，是由於它在民族的歷史性痛苦中面對著嚴峻的文化選擇和審美選擇。

本世紀以來，小說的發展處在一個巨變時期。特別是從晚清到「五四」以後，我們的小說無論思想傾向、藝術形式和思潮流派，都呈顯出一種跟古典小說完全不同的面貌。在這個巨變中，我們的作家經歷了很多心靈的痛苦，成功和失敗都帶著很多焦慮，他們在民族文化變動的煉獄中追求著藝術生命的新生。所以，論述二十世紀小說發展的文化軌跡和它的文化脈絡，這就是本書的總的主題。

一 文學研究的多元互補的方法

小說史，首先是「小說」的史，重點在小說，不是把它簡單地當作文學史的陪伴和政治史的附庸，而它要認真研究的主體就是小說，研究的對象是小說。同時，它又是「史」，是文學和史的一個交叉點。所以它具備著兩個方面，兩個特點。

這就涉及到一個文學觀的問題，或者文學本體論方面的問題。文學到底是什麼呢？小說到底為什麼呢？我們過去有一個通常的說法，就是：文學是社會生活在作家頭腦中的反映。這個定義有它的經典性，可謂放之四海而皆準。它講了文學是如何發生的，講了文學的「根」，即「歸根到底」文學是生活在作家頭腦中的反映。實際上，人們較多地注意到文學反映生活，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寫作品的時候有很多的中介環節，有很多豐富的內容。它的這種反映是很曲折的，通過作家的心靈的，是以作家心靈為紐結，牽動著生活——作家——作品——讀者這個非常複雜的系列的。

文學從另外一個層次來講，它實際是人類智慧行為的一種現象，是人類智慧行為的一種結晶。也可以說，文學是文化之華，是文化開出來的花朵，象徵的花朵。所以，只翻來覆去地講文學反映了生活，而不去深入地探究文學是如何通過作家的創造性心靈去折射生活，還是相當粗糙的。

在文學觀念更新中，許多說法精蕪兼雜，其中的「表現說」，即認為文學是作家心靈的表現，也是早已有之。不過，這許多新的說法，無非要豐富作為人類智慧行為的這種現象的研究，不必深惡痛絕。我們講物理學，如果一個物理學家只知道物理學就是人類對外間事物的結構

，和它的運動規律的認識的科學體系，除此之外，不做更深的研究，那麼，他還不能成爲一個優秀的物理學家。物理學內部還有很多非常複雜的問題，等待我們科學家探討。同樣道理，光是理解文學是生活的反映這麼一種外在的聯繫，還不能成爲一個優秀的文學理論家。因爲文學內部，文學主體本身，具有非常豐富的層次、非常豐富的內涵需要我們去理解、去認識。只有對這些方面有深入的理解和認識，才能真正成爲「文學」的批評者和研究者。

就文學本體來看，我覺得第一條，文學本身是文學，這就是文學的本位觀。文學應該回歸本位，它不是其他的學科能夠代替的。認識一個文學作品，必須把它的審美價值放到一種非常重要的、本質的意義上去認識。如果這個作品審美價值不足，那麼它的藝術生命就不會長久。歷史上也有很多作家，他的作品反映了生活，反映了社會情緒，對當時的青年或某一個階層產生很大的衝擊力，甚至造成了一種思潮和風氣，但是經過長期的沈澱，我們覺得它的藝術生命是不夠的，讀起來覺得淡而無味，甚至感到很隔膜。因爲這個思潮已經過去了。所以文學史和小說史應該忠於職守，認真地把文學的審美價值作爲一個基本的題內之義。應該看到文學本身畢竟是文學。

第二層的意思是說，文學本身又不完全是文學，不僅僅是文學。爲什麼呢？因爲文學不可能在一個封閉的、獨立自足的領域裡運行。它必然受社會其他方面的因素對它的滲透和影響，產生互動的關係。這就是說，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心理、風俗種種因素都對文學有滲透。我們看了文學作品就能認識那個時代，那個社會，認識那個民族，認識那時候人們的心靈，

就是因為文學跟這些東西滲透。把文學還給它的本位，不把文學簡單地當成政治的附庸和具體政策的工具，是為了更好地採取一種審美的態度去看文學跟其他領域的滲透。這樣，我們在研究文學史或小說史的時候，就採取了一種開放的態度。因為文學本身是一種開放體系，我們也必須採取一種開放性的方法去研究。

我把這種開放性的研究方法概括為「多元互補」的方法。它是多元的。文學現象本身是多层次的，多類型的，我們有必要根據它們的不同特點進行多科層、多角度的研究。比如說，有些作家的文化意識很強，那麼就要用文化的視角進行研究。如魯迅、老舍、張天翼這樣的作家。有些作家的民俗學的色彩很濃，如沈從文，他的作品可以看作是我國一個比較偏僻的地區的少數民族的民族志。假若從民俗學的角度，或者從地方文化（楚文化）的角度進行研究，自能講出不少新見解。

心理學侵入小說，是新文學的一大收穫，尤以郁達夫和三十年代的現代派作家施蟄存、劉呐鷗、穆時英等人受西方現代心理學和變態心理學、或弗洛依德學說的影響最深，對這類作家就應該從心理學的角度來揭示他們作品的主要特色。有些作家接受了外來的進步文化觀念，轉而觀照故鄉農村的悲劇人生，於是出現了鄉土文學流派。王魯彥、蹇先艾、許傑、彭家煌等人在二十年代前期寫了大量的鄉土題材，寫了一種在自然狀態中、閉塞的宗法制社會中的土地的兒子，寫了大陸性古國的農民。對他們的作品不妨從社會學和民俗學的角度進行研究。如果我們讀一讀費孝通的文章，再讀一讀鄉土文學，恐怕會感觸多端，對鄉土的認識，對古老的社會

結構的認識，對社會心理的認識，對原始信仰的認識，都會有所深化、有所拓展的。

當然，多元互補的研究方法，是對研究者知識構成的嚴峻考驗。唯有雜學博覽，才能觸類旁通。沒有宗教學的知識，要把蘇曼殊、許地山、蕭乾這類作家研究得深透，幾乎是不可能的。另外有些作家連生平都不太容易考證，他們的許多材料散在一些報刊上，沒有收入集子裡，我們就可以用文獻學、考據學的方法，弄清他們的本來面目。比如凌叔華，她的父親是幹什麼的？魯迅說凌叔華的小說寫了高門巨族的精魄。因而弄清她的家世，對理解作品是有益的。香港有個凌叔華小說選，在序中說凌叔華的父親當過保定知府。保定知府這個官不算太小，但我們不能輕易相信這種第二手的材料。中國的文獻資料很豐富，應該查一查《明清進士題名碑錄》、《清代職官年表》（因為知府以上的官，《職官年表》都可見）。她是廣東番禺縣人。也查一查《番禺縣續志》，還可以查《清實錄》，我們就可以發現「保定知府」說是錯誤的。她的父親當過順天府尹，即北京市市長，後於宣統元年又擔任了直隸布政使，即河北省行政長官。當然，這些問題是會費許多時間的。這種考據的方法也是一種方法。

文獻學的方法是一種研究功力的體現。對葉聖陶、王統照，過去說他們代表了文學研究會的現實主義方向。其實，只要查一查王統照的早年論文，看看他所主編的附在《晨報副刊》上的《文學旬刊》，就可以發現，王統照早期受愛爾蘭詩人葉芝的影響。葉芝是一九二三年諾貝爾文學獎金獲得者。如果離開了這些散落的原始資料，光是他收集的作品，就容易流於空疏。因為他後來的觀點改變了，覺得葉芝的那一套在中國得不到理解，所以他不收編入集了。一旦查